

染花身

一两

## 楔子 摇梳发明月夜

隆冬，寒风呼呼地刮着，听差的侍卫和太监们个个都缩着脖子拢着袖。乾正殿里的烛台下已经流了一大摊烛泪，御案前的皇帝陛下还没有放下手里的奏折。

这是泰渊帝无数个夜晚中的一个。到了亥时三刻，御茶房进点心，另一碗酽酽的浓茶，是长夜相伴的。

用过点心，太监撤去杯盘，皇帝靠在龙椅内，忽然瞥见窗上青白，以为天亮了，一怔，“什么时候了？”

“回陛下，今天十六，窗上是月光。”

遍地都是银光。花木的叶子落了，光秃萧疏的枝丫衬着明月，倒是一幅极有诗意的图画。

皇帝看着，信步走出大殿，冷光浸浸地洒下来，

周身似乎笼在无形的冰水里，寒风更来助阵，吹得明黄衣摆在风里翻飞。皇帝问：“韩进今天当值吗？”

皇帝极擅骑射，乾正殿后，造了马道与箭靶，以便皇帝劳累时练练筋骨。周公公见问起韩进，便知道皇帝要练箭，连忙吩咐去找韩统领。

韩进很快便进来，皇帝一连扣了三支箭在弦上，一面瞄准箭靶一面向韩进道：“这一手你练到哪里？”

韩进躬身道：“臣怎及陛下神武？现下还只会开两箭。”

皇帝眼睛微微一眯，手一松，刹那之间周身散发出凛冽之气，三支箭如流星般向前射去，空气传来呼啸之声。皇帝收了弓，向韩进道：“前年围猎，你三箭连发射死一头黑熊，怎么到今年反而退步了？”

月色中，传来“笃笃笃”三下连响。韩进不无感慨地道：“奴才三箭连发没错，却不能像陛下这样射中三个箭靶。”

皇帝示意太监把弓箭给韩进，道：“让朕看看当年带出来的徒弟。”

韩进知道皇帝最不喜欢看人弄虚，认认真真地

上了三支箭，弓弦拉得有如满月，“咻”的一声，箭离弦而去，前方传来“笃笃笃”三下连响。一个小太监跑过去查看，回道：“韩统领发三箭，中三箭，射中两个箭靶。”

皇帝负手看着他，道：“这些年你只顾着带孩子，工夫都搁下了！你家那两个孩子怎样？”

说起自己的宝贝儿子，韩进的脸上显出少有的兴奋神情，道：“回陛下，大的已经在练刀枪了，小的还在学骑马呢，喜欢得很，整天猫在马鞍上，抱都抱不下来。”

“两个孩子多大了？”

“大的八岁，小的七岁。”韩进说罢“嘿嘿”一笑，“上个月又添了个丫头。”

皇帝微笑起来，“当真？取了名字没有？”

韩进见说，趁势跪下了，“奴才贪心。奴才替孩子再讨次圣恩！”

韩进的两个儿子，都是皇帝赐的名字。宫里人谁也想不通，陛下为何对韩进这么一个耿直莽夫这样恩宠——陛下一向面冷心深，早在做皇子时便已闻名天下。

某天一个小太监私底下忍不住请教周公公，周公公一面命他捶着腿，一面合着眼道：“韩统领是陛

下还是皇子时的旧部，情分自然要深些——何况韩夫人是皇后娘娘当年的贴身侍女……”

周公公说到这里，小太监忍不住“啊”了一声，“皇后娘娘？”跟着把嗓子压得极低，“您老人家别嫌小的多嘴啊。这宫里，除了先帝的妃子，怎么陛下下一位娘娘也没有？我听说上回东利国送来一名绝色的公主，陛下都笑着让她回去——怎么陛下真有一位皇后？怎么、怎么我从来没见过呢？”

周公公睁开了眼，历经数十载光阴的眸子里，蕴藏着小太监怎么也看不懂的深长智慧，“咱们的皇后，十年前就不在了啊！”

小太监一惊，“后位空悬了十年吗？”

“从来就没有皇后……”周公公的声音低了下来，“九王妃早在陛下登基前便去世了……陛下登基的时候，身边只有一套皇后的凤冠霞帔……”

小太监宛如听着一个鬼故事，心里忍不住毛毛的，“那、那陛下难道不知道吗？坤良宫难道空了十年？陛下还时常宿在那里啊！”

周公公再次合上了眼睛，背靠在软椅上，良久发出一声模糊的叹息：“痴人哪……”声音似乎一直含在喉咙里，小太监听不真切，心里还沉浸在那无法想象的故事里。

眼下瞧见皇帝笑吟吟命人取纸笔，赐了名。韩进谢了恩。周公公躬身上前请圣驾回殿歇息，皇帝道：“朕今晚宿在皇后处。”

周公公便带着人退下——皇帝去坤良宫的时候，从来不让人跟着的。

皇帝叫住韩进：“你陪朕走走。”

一路月华如水，越是冷冽，便越是明亮。值班的侍卫在巡逻，值夜的太监与宫女悄悄地打着盹，月色照亮这一切，亦照亮皇帝明黄色的袍袖。一路上有人上来见驾磕头，到得坤良宫前，皇帝止住了脚步，韩进跟着停下。

坤良宫，是皇宫大内最精雅的一座宫殿。皇帝登基之后，便大肆修建了这座宫殿，宫内分作两层楼，中间是个极大的天井，开了一口池塘，种满荷花。眼下是隆冬季节，月光明明朗朗地照着干枯的残荷，宫里静极了，仿佛听得见月光滴落在荷叶上的声响。

这间殿宇，仿佛是被隔离在时光之外的，静悄悄地凝立在月光之下。皇帝脸上的神情，有迷雾似的一阵动荡，就像一层薄纱被揭去，平日里雍容冷峻的君王，眼神慢慢变得风一样轻柔，他吩咐：“你下去吧。”

韩进离去，远远地回头望了一眼，皇帝还立在门口，衣摆在月下风中里翻飞，远远地看着，像一个纸剪的影子。

四下里只有月光悄悄坠下的声响，风吹过，冰冷到了极深处，偏有一股子沁心的凉香。皇帝就那么痴痴地站住，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地抬起脚步，进了殿，来到二楼上的一间宫房。

这里被布置成寝卧之室，宫殿是登基时新造的，这间屋子的被褥用具却显出旧态来。好在都是极上等的质料，任时光也带不走它们的光泽。皇帝站在梳妆台前，面前一方东利国上贡的琉璃镜，借着透进屋来的淡淡月光，隐约映照出他的脸。

那是一张极俊美的脸。纵然十年的孤独与等待，让眼角眉梢带上了些许风霜，纵然一身明黄衣袍的尊荣，让人不敢直视。然而，没有人能够否认，眼前这张脸花费了上苍许多的心血。眉如刀锋，眼似深潭，鼻梁笔直通透，下面是薄薄的一张唇，这张唇紧抿的时候，会有说不出的冷冽杀气，这张唇微微翘起的时候，会有缕缕春风。此刻，抚着镜台，这张唇轻张，喃喃地、轻轻地吐出两个字：“千夜……”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只吐出这两个字，深

潭般的眸子里就起了一层薄雾。他没有再说下去了，抬手取下九龙头冠，拔下发簪，长发纷纷散下来，披在肩上。那头发竟是卷曲的，层层叠叠，像湖面上轻柔的波纹。

柔软卷曲的长发，在玉质的梳齿下发出细微的声响……十年过去了，他由皇子变成了皇帝，由王府搬进了皇宫。这皇宫是他的了，这天下是他的了，一切都是不同的了。然而，这细微的声响是相同的，梳子滑过他的发头，细微的、绵密的、温柔的梳发声，是梦里无数遍回荡的声响。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眼前的一切都随着这双眼睛的闭上，慢慢显现出时光深处的模样：窗外不再是深沉的夜，而是暖风怡人的阿洛边境。梳子的质地是那样的白而细腻，握着梳子的手却比玉更白，一根根手指，仿佛是用最好的羊脂玉雕琢而成。梳子滑过他的发，声响细微绵密，他看着她通红的脸，唇角忍不住逸出一丝浅笑。她的脸那么红，肌肤如抹了胭脂，眼中好像要滴下水来——

他蓦然睁开了眼睛，然而镜子里只有他满是泪痕的脸，只有他满是苍茫的眼，只有他一个人！

“十年了！”他握着梳子，对着镜子，似悲似喜，“千夜，你快回来了……你就要回来了……你快些

回来吧 ,请你快些回来吧 ,你再不回来 ,我怕……我怕我快要等不下去了……”

低泣的声音在寂静的宫室回响。这儿只有风经过 ,它吹过来 ,带着他呼唤 ,带着他十年的悔恨、十年的痛楚、十年的思念 ,向远方吹去 ,一面发出隐约的声响：“回来吧……回来吧……”

## 第一章摇花嫁

十年前

这阵风不知从哪里吹来，把檐下挂着的红灯笼吹落一只，立刻有一个小厮重新换了一只挂上。数了数，每间大屋檐下挂二十八只，小屋挂十八只，廊上挂八十八只，外加门口十八只，整个王府，里里外外，总共挂了四千九百六十只红灯笼。

管家道：“再加四十只，凑个整数，听着吉利。”

眼看风更大了，初夏天气，说风就是雨，天边已经有云层堆积，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原本忙碌着的家人要在雨来之前挂好灯笼，收好家伙，动作更快了，抬东西的、跑着传信的、过来给管家看单子支东西的……王府上下，一拨拨人来人往，肩撞踵接，走廊地面上踏过无数双鞋——有青布的、有纺绸的、有土布的……中间一双桃红色的薄底软缎鞋，夹在青黑两色行色匆匆的步伐里，十分显眼。

鞋子的主人有一对水汪汪的桃花眼，穿桃色衫

子葱绿裙 ,手上端着一盅汤。旁边有认得她的 ,都纷纷道 :“ 心悦姑娘 ,给王爷送汤啊 ?”

王爷姬妾虽多 ,眼下却数心悦最得宠。因此哪怕人人都知道她不过是青楼出身 ,见了还是少不得要请安问好。心悦从鼻子里应出一声 ,继续端着汤 ,径直往王爷住的正屋去。

看着她的背影 ,原先问好的两个人笑了 ,笑容里颇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意思 ,一个道 :“ 呵 ,要送汤 ,是要赶紧送。明天王妃就要过门 ,到时候 ,就算汤里是龙肝凤脑 ,王爷只怕也不爱吃。”

“ 都说王妃美若天仙 ,可是真的 ?”

“ 可不是真的 !若不是实在生得天仙下凡似的 ,王爷怎么会降尊纡贵 ,娶一个商贾之女呢 ?”

“ 听说王妃娘家富可敌国 ,也不是普通商家呢 !”

……

声音被风隐隐约约地吹进耳朵里 ,心悦的脸色暗了下来 ,脚下的步子加快 ,来到正屋前。站在门前 ,先不进去 ,深深吸了口气 ,脸上换上一副娇媚笑容 ,才款款地踏进门槛。

进门迎面一幅气势磅礴的松风山河图 ,笔锋苍劲 ,陡峭的山壁仿佛要插破纸上的青天。旁边是一

壁子 ,放着几样古玩 ,转过间 ,只见王爷坐在椅上 ,手上展开一幅画。

天色阴暗 ,那件缎袍上的锦地织绣隐隐闪着幽幽的光芒。大概刚从外面回来 ,丫环在旁边替他取下头冠 ,一头微卷的长发顿时散落下来 ,垂在肩上。

他伸手去取茶杯 ,握到的却是汤盅 ,抬起了头。

这真是一张俊美的脸 ,眉峰锐利 ,一双眼眸却如深潭 ,望不见根底 ,鼻梁挺秀 ,嘴唇轻薄。每次看到这张脸 ,心悦都忍不住心神一荡 ,把汤盅揭开 ,放到他面前。

他喝了一口 ,仍旧去看那幅画。

画是一名女子模样 ,疏淡温倦的神情 ,跃然纸上。

心悦吃了一惊——画像眉目宛然 ,纵然只是淡淡勾画 ,也已是倾国倾城。忍不住问道 :“这便是王妃吗 ?”

王爷“嗯”了一声。

“恭喜王爷 ,王妃竟是如此国色。”心悦幽幽地叹了口气 ,道 :“王爷娶了这天仙似的美人 ,就要把我丢到脑后了。”

她这话说得娇滴滴的 ,半带着幽怨 ,叫人怜爱 ,王爷闻言 ,搁下手中的画 ,淡淡问 :“吃醋了 ?”

“我哪里配吃醋？”心悦黯然低下头，“清和大人的画艺天下无双，一定没有走一点影吧？王妃这样美，铁石人见了也要动心，家里又富可敌国，据说本人又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我不过是因为她的好，想起了自己命薄……”说着眼圈儿就红了，“我自己也知道，王妃嫁进来的日子，就是我回万春楼的日子。”

王爷道：“你只管住在这里，住到你自己要走的时候为止，好不好？”

心悦心里一喜，脸上却丝毫不表露出来，只是偎进他的怀里，低声道：“你又哄我！就算你肯，新王妃也未必肯。”

王爷没有再往下说，只是微微一笑，那微翘的嘴角，那深潭似的眼睛，让心悦觉得怎么也看不透。他不笑的时候，就像一口千年古潭，深不可测，笑了，却又只是似笑非笑，嘴角是微微勾起来的，眼睛里却一丝儿波澜也没有。他真的在笑吗？心悦自恃阅人无数，却从来摸不准他的心思。

好歹，总算从他这里得了句准话，她心里安宁不少，说了几句闲话，装作随意道：“听说新王妃是唐门家主的外甥女，可是真的？”

王爷“嗯”了一声。

“听说唐门的人 ,都是毒药暗器泡大的呀 !” 心  
悦乍惊乍怪 ,“这可真吓人 !”

王爷并不答话。 心悦又道 :“听人说 ,唐门的人  
不仅用毒药 ,还有毒虫什么的 ,总之浑身都是毒 ,听  
着怪怕的。 王爷千金之体 ,配得上你的 ,不是大臣  
们的名媛淑女 ,就是他国的公主郡主 ,怎么要娶个  
江湖女子呢 ? 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生得美 ?”

王爷仍旧淡淡地 ,连眼睛都微微地合上 ,仿佛  
快要睡着。

心悦知机地收了口——在风月场上历练出来  
的女人 ,倘若连这点意思都看不出来 ,也算白混了。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大婚的日子 ,很快便到了。 王府上上下下张罗  
了这么多天 ,终于要迎来他们的女主人。

婚礼隆重得让京城百姓都开了眼界 ,男方且不  
说 ,天子人家 ,还有什么好说 ? 要人有人 ,要物有  
物 ,要排场有排场。 难为是那新王妃 ,因为是商贾  
之后 ,身份到底低了一层 ,叫不少人议论 ,也许就因  
为这一点 ,嫁妆更是奢华。

大婚当日 ,只见一座八宝瓔珞平金绣龙凤呈祥

图案的轿子远远而来 ,据说轿子已经进了府门 ,抬嫁妆的队伍还有一半在京城门外——花家女儿的嫁妆 ,多得让京城百姓目不暇接。

轿子在大门前停下来。门楼巍峨 ,那富贵尊荣的气息 ,非一般庭院可比。鞭炮响过之后 ,众人簇拥着一个穿大红滚金吉服的男子上前来 ,那便是新郎官。

有股说不出的气势随着他的步子逼近 ,丫头如环心里紧张起来 ,差点忘了行礼 ,还是喜娘暗自一瞪眼 ,才知道拜见新姑爷。

姑爷说了个“赏”字 ,便有两个小太监端着两个红漆盘出来 ,上面各放着红封儿——那是专门给陪房丫环的喜钱。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洞房里 ,红烛燃得正亮 ,新娘子安静地坐在床沿 ,如环见屋里都是自己人 ,放松了下来 ,笑道 :“恭喜小姐 !贺喜小姐 !原来姑爷生得这样俊俏 !我们原先说他是王爷却至今未娶 ,还疑心他是个麻子残废什么的呢 ,没想到姑爷生得又好 ,神气又足 ,跟小姐真是天生一对 !”

新娘子静悄悄没有答言，红烛上结了好大一朵烟花，爆了又爆。新郎官从喜宴上下来，已经到了戌末。门一开，便夹进来一股酒气。喜娘递上系了绸花的秤杆，他接过，缓缓挑下新娘的红盖头。盖头缓缓离开新娘，一寸寸露出乌云似的发……灿灿生光的凤头钗……吊在额前的珍珠抹帘……然后是脸，白，半透明的白。极上等的羊脂玉，就是这样似透非透的白，又似从没见过阳光的曼陀罗花，渗出月光的白。

只见她慢慢地抬起低垂的眉目，望向自己的夫君，那双眸里没有一丝儿娇羞，反而透出倦倦的神光。

喜娘进交杯酒，又进莲子百合甜汤。未了，喜娘带着丫头们离开，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

“王妃的闺名，唤作千夜是吗？花千夜，真是个好名字。”王爷在她身畔坐下，“一路辛苦了，夜深了，我们早点歇息吧？”

他谈吐有礼，语气平和。花千夜默然片刻，忽然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坐在床沿的王爷施了一礼，道：“千夜有些话，不得不说，还请王爷不要怪罪。”

席上喝的酒，劲道缓缓地涌上来，王爷半靠着

云头床,看着红烛的光芒映在她脸上,似乎多增了一层红晕,越发动人,道:“你说。”又道:“我的名字叫凤延棠。你一口一口个王爷,倒生分了。”

花千夜眉目低垂:“我身体不好,不能侍候王爷安寝,更不能为王爷生儿育女。请王爷见谅。请王爷往别处睡吧。”

凤延棠投在她身上的目光微微一怔,慢慢地站了起来,忽地一笑,问:“你可是另有心上人?”

这下换花千夜怔住,凤延棠接着道:“若不是,何必说这样的话?”一面说步子一面移近,花千夜忍不住往后退,背心抵住花梨木镶云石的圆桌,凤延棠的手已经伸了过来,将她围在自己与桌子中间,在她耳畔低声道:“再不然,就是欲擒故纵?”

温热的气息喷到她的耳根,她心里一阵发紧,“王爷……”

“嘘。”凤延棠伸出一个指头点在她的唇上,清俊的脸孔在她面前放大,“叫我延棠……”

这是花千夜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棠”字还未落地,他的唇已经落了下来。唇是冷的,带着淡淡的酒气。

花千夜的身体深处传来“嗡”的一阵空响,像是有无数个回声。脑袋里、耳朵里,到处是这种嗡

喻的声响,这些响声占据了她的胸膛和咽喉,她无力地喘息。

真的是喘息。

如离水的鱼,拼命呼吸,却得不到可以继续生命的养分。

她的唇也渐渐冰凉。

这完全不是情欲的反应!

凤延棠抬起头来,才发现她的脸,已经变成一种失血的苍白,连同嘴唇,也变得青紫。

“不、不行……”她无力地重复着这一句,等他动作停止,才有力气继续开口,“如、如环……”

如环被喊来的时候脸色并不比主子好多少,手里紧紧握着一只玉瓶儿,倒出一粒药丸,送到花千夜嘴边,再喂下一口水。

刚从情欲边缘抽回脚的凤延棠,眼中掠过惊疑之色,“这是怎么回事?”

如环忙回道:“小姐身子不好,不能经受任何刺激……不过有央神医配的回春丸,吃下去就好了。”

花千夜吃了药,急促的呼吸渐渐安定了一些,唇上可怕的青紫色慢慢地褪去,闻言望向他,“你都看到了……我没有骗你……”

有一个瞬间,如环看见王爷的眼眸变成了一种